

【书林清话文库】

苍茫书城

徐
雁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书林清话文库

主编 傅璇琮 徐雁

卷之七 書城

徐雁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茫书城/徐雁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5

(书林清话文库/傅璇琮, 徐雁主编)

ISBN 7-5434-5786-5

I. 苍… II. 徐… III. 藏书-文集 IV. 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900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79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786-5/G·375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邮购电话: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从《学林漫录》丛刊 到《书林清话文库》

(代序)

傅璇琮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

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虽然头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时对脑子里的“东西”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长，1958年7月，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确定，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从此，“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是懂得爱惜专业人才的，并不让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专致于编辑业务。我为审读有关书稿，就上自《诗经》下至《人境庐集外诗》地翻阅了不少书。我在《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的序中有过回忆：

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

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天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2003年5月重印）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紧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

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串“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把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

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心

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问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挚，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第八集）和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第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读〈学林漫录〉》，见《书品》1987 年第四期）。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遽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 1980 年 6 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 1988 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 1980 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 1981 年出，第五、六集是 1982 年出，第七、八集是 1983 年出，第九集是 1984 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 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 1985 年以后，1986、1987 两年都是空档，1988 年 1 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 1991 年 5 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

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馥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闾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林清话文库》即将付梓，按例不能无序，但又苦于事冗少闲，商诸徐雁君，徐君嘱以缀合旧文以为“代序”之法。四五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著述的两种书，如今又将印行本套文库，可见其赞襄学术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谨致以谢忱。

2004年10月于北京西城六里桥寓舍

序

来新夏

近几年为不少人写过书序，渐渐形成一些想法，认为写书序不能只对“书”，还应对“人”。只有先把作者说清楚了，才能让读者了解这本书为什么写，写些什么，有无一读的价值，以达到知人论书的地步；另一点想法是，必须把写序者本身也放进去，为什么写这篇序？对所序之书有何评论？能否和自己的学术观点相印证，甚至辩难一番？这样的书序才不流于空泛庸俗，且有味道，能起到导读作用。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的撰述以后，为自己写了篇书序，即《太史公自序》，分大序、小序。大序讲述自己家世、学术源流、撰述缘由，以及个人的史学观点；小序则为全书各篇撰写简明提要，成为了解司马迁本人和阅读《史记》的锁钥。虽是自写书序，但其写法亦可用作他人写书序的借鉴。

我最近所写的书序大多用此法。徐雁的《苍茫书城》即将定稿，邀我为之序，也就先从他本人说起来。

徐雁是一个读书、藏书、写书的书迷，因为如今从他身上找不出“书卷气”以外的东西了。我认识他二十余年，彼此关系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识时，他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一九八零级的大学生，我已是南开大学的老教师，比他整整大了四十岁。他读了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主动来书询问一个什么问题，后来还曾寄赠他自任社长、王余光为主编的北大学海社社刊《学海》。我当时就很欣赏徐雁那种“身在书林，心系学海”的志向和作为。虽时以“小友”目之，但已隐然感到“后生”之“可畏”了。

他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在国家教

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机关供职,其间曾在公务津门之暇来我遼谷观书。听他后来说起,那次在寒舍还有对饮之欢,我如今可是全记不得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决意离开国家教育行政机关,调回家乡南京大学出版社,我是赞同的,毕竟那儿离学问近些。不料数年以后,他在六朝金粉之地,逐渐聚集了一批中青年读书人,一起下到“书海”,并且有了一个凤凰台的“开有益斋”和一份名为《开卷》的小杂志作为依托。不断听说,他在学术上和事业上有了很大的进益,可因机缘不巧,彼此未能谋面,但他的著作渐为人所重,一本大部头的《中国读书大辞典》也一印再印,自《秋禾书话》之后,书话集子不断,日渐成为书林中颇具声名的人,令我遥感到了“咄咄逼人”之势,就此不再以“小友”呼之。



徐雁与新夏先生合影于浙江宁波(2003年冬)

近两三年来,我时常在南、北方走走讲讲,有了一些和徐雁等中青年学者接触的机缘。我很感谢他们不以我老悖而敬而远之,而是让我融入

他们的“土围子”一起活动,从而激活着我的智力细胞。我发现,徐雁以他勤奋治学的成果受到同行们的尊敬,这让我有了“后来者”将“居上”的危机感。为了不至于落后太远,我曾找来他的著述以测度其学术内涵的深浅。



徐雁与新夏先生等在嘉兴图书馆(2004年春)

原来他首先是个爱书的人,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什么场合,或交谈,或发言,都离不开书文化的话题。这可能植根于他小学时代在苏南乡下有过的一段“寂寞寻书读”的特殊经历。目前他在南京虽已拥书万册,但在我们同行的那几天,还不时见到他淘书的活动,而且他还有抓住一切空闲时间读书看报的习惯,对于各地方的人文胜迹关注尤甚。据说他的藏书很有重点,按特定的类别入藏,这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了。

徐雁从南京大学出版社调到一个研究中心任职多年以后,回返到专业领域,从事教学科研,不过还留恋着编辑出版事业。业余联络同人,先后策划选题并组稿出版了《华夏书香

丛书》、《读书台笔丛》、《六朝松随笔文库》、《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松叶文丛》等六七套丛书，我也一时弄不清全加起来究竟有多少册。但仅就我过目的徐雁个人著述而言，大概就有《雁斋书灯录》、《书房文影》、《开卷余怀》、《沧桑书城》、《南京的书香》、《到书海看潮》、《徐雁序跋》、《故纸犹香》，加上今年晚春在科学出版社将要问世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其历年来的辛勤可知。

如以数量论，我和他目前还能过上几招且未必言败，但有一点我却只能是甘拜下风了。因为徐雁的十几种著述，都是紧紧围绕着一个“书”字，甚至连书名中也都离不开“书”的要义。“书”与“输”同音，据说南方有些人很忌讳，徐雁可是因“书”而“赢”。

我感到徐雁的书城里好像隐隐树立着一面书文化的大旗，经过二十来年的苦心经营，他的研究触角已经逐渐由藏书而读书，由读书而评书，步步为营地延伸着，而且还从读“新书”转向读“故纸”了。他似乎正在编织着一张“网”，大有网罗书海、竭泽而渔之势。而我现在往往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已有身不由己之憾。

要通读徐雁所有的著述，恐怕一时也难以实现。好在不久前徐雁专电来津，有作序之请。我随口问道，是本什么书，书名是什么？他说是《苍茫书城》。我回话说，你“沧桑”犹

嫌不足，如今又要“苍茫”起来了？他支吾着表示，无非是内心里的一种感觉罢了！

我应承作序以后，遂取其五年前问世的《沧桑书城》和去年出版的《故纸犹香》二书一读，以与他即将问世的新集《苍茫书城》相连贯，心想或许能够从中把到点作者从“沧桑”到“苍茫”的思维脉络来。

徐雁自承这部《苍茫书城》是《沧桑书城》的“续编”，但是从两书篇目的比较来看，似乎找不出正、续编之间的必然联系，于是我姑妄“索隐”一把，结论是其关联仅仅在于书名。《沧桑书城》由岳麓书社于1999年4月出版，其时的作者经过十余年的书海跋涉，似乎有了一些感慨，回首来路，不觉浩叹一声“好难哪”！于是在亲笔筑成的“书城”前冠以“沧桑”二字。

《沧桑书城》分为《书城札记》、《藏书故人》和《文翰沧桑》三辑，收集了前此所写的文章近五十篇，内容主要涉及坎坷多故的藏书史实和藏书家掌故，反映了学术、文化风气的嬗变。作者将书城中的历史图景赋以写意式的勾画，既彰显了中国藏书历史的沧桑，也昭告着他从书山的沧桑曲径里走出的隐志。试看《沧桑书城》的书品，也似乎带着一点儿江湖草莽的粗犷神态。

自从徐雁在2002年夏，从那个以“中国思想家”为重点的研究中心回

归图书馆学专业以来,他的学术活动频繁起来了,我们也就时常在一些场合不期而遇了。我感到他的声名随着历年来著述的积累和流传在日益鹊起,甚至已可嘯傲书界了。去年徐雁收拾近年来旧文新作,编成《故纸犹香》一集,由书海出版社在2004年11月出版。这本书可算得上气象万千,无论是装帧还是内容,与《沧桑书城》的简陋书品已经迥然不同。

《故纸犹香》乃《古玩家说》书系之一,黑色全地的宽开本,封面右上端是《四库全书》的半叶书影,左下侧则为白体凸字书名,色彩对比鲜明。扉页上是一叶由古玉、古砚、古画、古钱、旧陶瓷、旧漆器、老装裱和古旧书等骨董旧器组成的“纸上百宝阁”,颇有大家富贵气度。徐雁所写《敬惜字纸》的千字“前记”,说古道今,结末出以“呵呵”之声,若非亲识其人,必定以为是一位学有所成的老者,正在书房里对着书案上的数篇稿纸捻须微笑。

本书亦分三辑,一曰“读旧书的心得”,除了记述《书店风景》、《猎书小记》、《贩书经眼录》等与书有关的书之外,他还特别注重读老书坊的书目。如《李光明书庄价目》,就是根据我的一位小友王振良提供的复印本做出来的文章。他据此发掘出几段书林掌故,启迪着后学一种寻求散佚史料的途径。二曰“访书的小风景”,主要记录到北京、上海、南京、合肥等

地访书的情景和收获。访书本为辛苦之事,记录所得更是琐屑之事,但是作者举重若轻,着一“小”字透露其悠闲洒脱之态!三曰“高高的故纸堆”,实为系列化的中国文献学知识小集。

依我猜想,这部《故纸犹香》的完成,大概标志着徐雁即将结束学术江湖的多年闯荡,而要循书山曲径,回返他那树立着书文化大旗的书城中去潜修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半月前他寄来了《苍茫书城》的目次,原来书稿亦分三辑:

第一辑为“书城内外篇”,外篇有《“书铺”说》、《“风雅”种种》、《“耕读传家”的故事》等教人心仪的随笔,内篇有《“五车楼”安在》、《伤心“测海楼”》、《千秋“滂喜斋”》等令人神伤的篇章。第二辑为“书与人杂志”,既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海宁藏书文化研究》等篇书话,又有《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王重民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门的业绩》,至于缕述程千帆前贤事迹,允称恰当。第三辑为“书刊源流记”,追溯《古文观止》、《书目答问》、《古旧书讯》等书刊源流的洋洋万余言的学术论文,俱见作者考证和叙说的功力,而《徐雁序跋》等自著的前后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苍茫书城》的全部篇目来看,总体风格更趋于平实沉潜,可见徐雁既靠得热炕头,又坐得冷板凳的学人

定力。而这与当年的《沧桑书城》在精神风貌上也是遥相呼应的。因为他在《沧桑书城》的“后记”中，就说过了“自北京大学求学以来的近二十年间，我对于历代藏书家当日搜集典籍之勤、热爱书卷之忱，及其典籍云烟过眼之悲、藏书渐聚渐散之哀，常常不能释然。或读藏书家旧藏之本，或见藏书家书目之集，或涉藏书家故阁废楼，睹物思人，尤不能自己。于是不时发为随笔札记，以寄书城沧桑之慨”，“一部漫长的中国藏书史，却是一部渐聚渐散的收藏痛史”之类的话。

从徐雁历年来出版的著述来看，他是乐于自说自话，不轻易请人作序的。现观《沧桑书城》和《苍茫书城》两书的作序者，或又有微意存焉。

《沧桑书城》的序作者，他请的是比其高一班的学长王余光来写，或寓有与昔日同学好友同步共勉的意思。至今徐、王两人，一在南大，一在北大，分据南北，各擅胜场。而《苍茫书城》则索序于年长四旬的老朽，仅此一举，就隐含着徐雁的自信，因为他已以二十年的功夫走过了四旬年的学问路，而我也已不能不承认其后来居上之势而甘为之摇旗呐喊了。

更有玄机的还有前后两书的命名，“书城”是巍然不动的，变动的只是前面的两个字。依我说，《沧桑书城》要是一道檄文的话，《苍茫书城》则是一曲凯歌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今书城将由“谁主沉浮”，

显然已是不言而喻。书城之乐，远胜“南面百城”，其斯之谓欤？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沧桑书城》而《故纸犹香》而《苍茫书城》循序一观，我认为徐雁以书文化为话题的随笔，不是一般的信笔之作，而是有其确定的中心的，他文章数变而始终未离其“宗”。其为文也资料丰富，考证方法纯熟，叙事多全其始末，与当前那些浮躁之文，迥然不同。

如《沧桑书城》中《难得几世好书记》一文，起因仅仅是金陵止水轩主人委托他考证一部无头无尾的线装书残本。徐雁却非常认真，运用了多种考证方法，牵扯到许多清初著名学人和藏书家的掌故，最后揭破谜底，乃是吕留良的书札，晚清石印本残卷。这就不仅确定了书札主人，而且又随文挖掘和披露了很多书林逸事，读来津津有味。读徐雁的书文化随笔，可以发现这是他的一种常用方法，往往从这一点上“说开去”，不断链接若干文献史料，以丰富读者见闻。书中如《从“好书不出户庭”说开去》、《“南周北马”》等篇大多类此，真是让人目不暇给！

他的《故纸犹香》继承了这种写作风格，不过话题更加学识化了，主要集中在旧书文化的鉴赏这一领域。而通过这部书，已不能不让我寄望于他积累一二十年，直接开笔写作三四年的《中国旧书业百年》了。近年来

在宁波,在海宁,在嘉兴,但凡见面总要向他问起。

听说徐雁这部著作不断扩张充实,从最初只想搞清楚“书铺”的起源,到如今定稿以后的近百万字,书中直接引文就有两千条,条分缕析,一一注明出处,那么,说他为完成这部书的撰稿而过目万卷书就已不是什么虚言了。因为观徐雁之书,久让老朽对其刮目相看的,就是他这种博览群书、搜寻史料的本领。我早年在《书目答问》上用过的一点儿功夫,我所写过的在津门淘旧书的文章,甚至有关扫叶山房的一点儿回忆……只要有用,都没有被他放过,先后都被“网”进他的文章中去了。不过徐雁那引文出处注解得也足够详尽,尽显其老实而且扎实的学风。

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围绕着“书文化”的话题持续地写上十几本书,这一代人中大概只有徐雁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早有研究一下其人其书的

念头。不过这也不过是个“念头”而已,他那十几本集子加起来总有二百多万字了吧?不用较多的时间作专门研究显然不行。这次借为《苍茫书城》作序的机会,比较仔细地选读了《徐雁序跋》等三两种,我愈加欣赏他的坚韧,他的勤奋,他的执著,他的才华。撇开老一辈的不论,冒昧说一句,在他这一辈中,徐雁应是独领书城风骚的一人。

徐雁请我写序,说明当年的“小友”是把今日的老朽视为“老友”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友情,情不可却。因此,我也模仿他那种“说开去”的笔法,从写序说起,梳理梳理他的思维脉络和学问方法,找寻找寻他的著述特色,并说上一些“老言无忌”的调侃话,当然也都是些序外的话,希望得到作者和其他中青年朋友的指教。

是为序。

2005年初春写于南开
大学遼谷,时年八三初度

目 录

序	来新夏 1
---------	-------

书城内外篇

“书铺”说	1
“风雅”种种	12
“耕读传家”的故事	27
“可遇不可求”的花絮	50
“五车楼”安在	59
伤心“测海楼”	75
千秋“滂喜斋”	80
“虞山派藏书”二三子	89
壮哉，“铁琴铜剑楼”	100

书与人杂志

《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	113
《海宁藏书文化研究》	118
《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	122
《东坡禅喜集》线装影印本	127
《中华传统老作坊》书系	129
《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	132
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 ...	138
王重民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门的业绩 ...	157
由程千帆《闲堂书简》想起的往事	178